

翟健民， 收藏者的五味时光

编辑、采访 / 聂晶 撰文 / 康尽欢 摄影 / 蔡小川

收藏到底是什么味道？

有人觉得收藏如酒，越存越醇，越饮越醉。对于翟健民来说，收藏是五味杂陈，由家世变迁到感慨，那是微酸的，有走钢丝一般的收藏学徒生涯，那味道则是微辣，如今，作为华人收藏界的一个“关键人”，品位收藏的感觉，才宛如饮茶，忽然回甘。





有收藏的人永远能翻牌

投身收藏领域的人，总是要与财富有几分缘份，有人是世家子弟的熏陶，有人是想从“新钱”变成“新贵”的努力，而翟健民是经历了家道的变迁，对收藏这件事有几分人世变迁到感慨。

翟健民祖籍山东，父亲在澳门做台布生意，富甲一方，喜欢收藏古玩，尤其是把玩瓷器。翟健民在澳门出生，儿时也是锦衣玉食。然而，澳门动乱，翟家迁往香港，香港商界更复杂，翟健民的父亲立足未稳，就遭遇诈骗，生意从此一落千丈。

家里开始变得缺钱，这时，翟健民才对父亲的收藏品有了新的认识，父亲将那些瓷器一件件拿出来卖，换回现金维持家用。

“收藏不仅赏心悦目，也是应对危机的救急财富。”

虽然有三个姐姐，但是，翟健民依然是家中长子，15岁开始出去打工，一天两份工作，端盘子、打杂工，而做第一份工的时候，隔壁就是一家古董店，翟健民日后的师傅当时就在这古董店做事，两人偶尔闲谈，成了熟人，那时翟健民只对古董有个概念，师傅也发觉翟健民家世不错，眼光不错，而且对古董收藏都有兴趣，后来师傅独立开店，就喊翟健民过来帮忙。

“我从兴趣挖掘出了自己的爱好。没有兴趣，就挖掘不出爱。”回忆往事的时候，翟健民的表情有点儿复杂，如果家道不曾中落，他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所以，有人恭维他是收藏世家的时候，他总是自嘲一句，“收藏世家也会没落啊~当我们没落的时候就卖东西嘛。”

翟健民做学徒的时候，清洗瓷器就洗了七年，天天蹲在地上，当时的古董店在商场旁边，商场的冷气机的对外换气设备会喷出热气流，古董店的内堂所在的整条走廊就像桑拿浴一样。从早上洗到中午，吃完午饭又开始洗，平均每天洗10件东西，洗了7年。

虽然有了师兄弟们，但师父不让师兄弟们洗，为什么呢？不是心疼师兄弟们，而是心疼藏品，怕他们洗得不干净，怕他们打烂，怕他们不用心。

翟健民当时年轻气盛，也会忍不住抱怨，那么多师弟在，为什么总是我来清洗？

后来才终于领悟了师父的用心，越洗越开心，就好像在和这件器物交流，原来洗干净之后是那么漂亮，自己都开心起来。因为用心，每一件器物经手后，它的重量、轻薄、釉质，翟健民完全了如指掌。闭着眼睛摸一件器物，什么朝代几乎八九不离十。

所以，现在有很多高仿的东西，看起来可能很像，但翟健民伸手一摸，就能感觉到细节的差别。

“学习和收藏艺术品，就等于和对方交朋友一样。虽然器物不会说话，但你只要用心对待它，就会无往而不利。那七年的训练，我比任何一个行内的人上手的时间都多。”

真正的藏家到最后都能赚取他应有的财富。一方面是因为通货膨胀，昨天的一块钱和今天的一块钱就不一样，假如你买了一件艺术品，经过十年，它肯定会涨价的，但大前提一定要是真品。一方面是因为时光本身就在增强这些唱片的稀有度和独有度，而引发价值提升。

所以，越是世家就越是会培养子弟欣赏把玩收藏的爱好，懂得收藏的家族，会更容易应对世道的突变，工厂可能起火，生意可能被骗，而你家中的藏品，永远会给你翻牌的机会。

做嫁衣也能手留余香

在收藏界，翟健民的职务很多，他是香港永宝斋斋主，国际古玩展主办人，古玩客们都叫他“翟帅！”而他却不称呼自己是收藏家，只说，“我是经纪人。我们始终是在卖花姑娘，好的花全都给了藏家，这是职业习惯。

做我们这一行，有好的东西肯定要先提供给藏家，其实也会很心疼的，但在要养家糊口，如果我本身就很富贵，那可以只藏不卖。但我不是富二代，完全是从零开始的。同时养自己的收藏，就一定要这样做。”

翟健民在很多国际拍卖会上创造了价格记录，只不过，拍下来的时候是为自己，但拍完后肯定要转而提供给客人。

为他人做嫁衣。这是怎样一种心情？

因为，收藏不是一个人能独占的爱好，总是要考虑到别人的心情，是翟健民从学徒时代就开始体会到的人生道理。翟健民始终记得自己的古董商学徒出身的熏陶，师傅黄应豪带他入行，1974年翟健民的父亲过世后，黄师傅就像他的义父，对他加倍栽培，而翟健民却懂得跟师傅说，每次做生意看货，也都要带一个师兄弟同去，要不然大家会吃他的醋。

“虽然我是大师兄，但大师兄也要关照师弟师妹，如果我把着特权不下放，那他们学什么？”于是翟健民成了“代师父”，亲手亲脚地教师兄们各种细节，师父做古董生意，有老派的文气，总是“算了，算了，okay了”，心里知道不亏本就可以。但翟健民是一点一滴的细节，都要教清楚的，从看、挑，甚至包装的细节，东西多的时候，怎样包装才最安全，怎样利用有限的空间把你买到的东西装进去，这也是很高的学问。首先是安全，你随便打破一件东西，就可能损失很多万，而且成了千古罪人，一件千年的物件毁在翟健民手中，我于心不忍。所以这也逼着你不得不学习打包。而教师们欣赏那些古玩的细节之美的心情，就是与人分享收藏之美的乐趣。

那些为了收藏而投入心血和财富的人，得到的升值回报，与他们把玩藏品的乐趣相比，不值一提。几十年前，当翟健民还是学徒的时候，就已经认识很多收藏家了。他们都是真的很钟爱那些艺术品，才会尽其所能去收藏，与投资和投机完全无关。为收藏而痴迷的人，已经能不在意财富了，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在香港有个展销会，有一位很喜欢玩古玉的香港老藏家，看到一块很喜欢的玉璧。而那时候，战国的玉璧售价很高，老藏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，最后卖掉了一层房子去买玉。

那些往昔的老故事，如今听起来，还是让人很神往与敬佩。

然而，如今的一些“藏家传奇”，则有些让人哭笑不得。翟健民从7年前开始参加《天下收藏》节目，每一次都要提醒藏家，收藏不要贪便宜。

十年前，翟健民到潮州去帮一个藏家“长眼”，如果是真品，潮州政府就给他批块地，让他建博物馆。

那次去长眼，让翟健民很伤心。

“为什么会有那么白痴的人？故宫才只有一件的东西。你怎么可能有三件？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？有可能是有人带着他去工地或是坟地，让他亲眼看着挖出来的，其实这都可能是一个局。之前埋下去，等到某天黑夜点着灯领你去挖，还以市场价的10%卖给你，可能吗？我经常给大家讲课，如果真的有漏儿，我都捡不到，哪里轮得到你捡？”

如今的收藏界笑话太多，一笑而过之后，还不如腾出手来把玩把玩手表，回忆一下旧时光。

藏手表，标注时光

谈起往事，时光忽然纵横几十年，往事历历在目。

翟健民生从零开始做收藏，所幸的是，他的收藏之路不寂寞。翟健民的太太刘惠芳也是一名收藏家，其家族一直都是做古董生意，父亲刘福顺是70年代香港行家，哥哥就是在荷李活道专做鎏金佛生意的“东宝斋”刘惠汉。1981年两人登记结婚，没有本钱，租不起店面，只在家里做古董业务，直到1988年，才在荷李活道开了自己的店“永宝斋”，店名是刘惠芳取的，希望每个顾客到店里买的永远是宝贝。

除了业务上的收藏之外，刘惠芳专攻文房收藏，翟健民也把玩手表。

“喜欢手表，是因为比较适合我的性格，比较休闲的款式，很容易搭配衣服。款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，功能无所谓，我从来不用手表看日子的。”

爱收藏的人，总是对时光有独特的感悟和敏感，手表对于翟健民来说，更像是标记时光本身的纪念品，而不是计时工具。

翟健民现在比较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系列，目前收集了20多支，现在只要该系列有新出的款，他就会去看一看，在收藏手表方面，他也是秉承古典收藏家的传统，只藏一类一系，贵精专，不求多。20年前，翟健民无意间以1000港元买到一件与青花同样漂亮的元代龙泉，因为那个时代不流行收藏元代龙泉，翟健民却自己坚持收集元代龙泉，自成了一个系统，好好收集、仔细装扮、打理，最后也能成为一种特色。

翟健民单独喜欢劳力士手表的迪通拿系列，也许个中品位值得其他藏家揣摩。

把玩收藏的乐趣，财富只是一个基本的支持，却并不是明确定门槛分界，“只要真的感兴趣，谁都可以进入收藏界。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买得起几千万的藏品，也有人只买得起几千到一万的东西，甚至是几百块钱的，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去收藏。”

全中国的人都知道，北京有个潘家园。翟健民会告诉你，香港有条摩罗街，都是地摊儿，就像小型的潘家园。翟健民在那里买了一个木鱼，只花了500块，这个木鱼其实是紫檀木做的，翟健民也不是怀着捡漏儿的心态去买的，开心的也不只是那价值的差价，而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翟健民会嗒嗒嗒地敲它，于是全家人都知道开饭了。这也算是一种古典人工报时。

“几百块钱就能给你带来很高的乐趣，所以收藏不是收藏钱，而是收藏艺术品，从中收获乐趣。在香港有很多老藏家都会去摩罗街淘东西，半夜三点醒来，去检查自己淘来的宝贝，这就是他们的乐趣。这么多的开心与喜欢，和钱无关。”

摩罗街对于藏家的乐趣在于那种满怀期待挑选的时光的悠然，各色的地摊，不同口音的古董小贩，每个人都可能会为自己的藏品讲个故事，不知不觉中，就从半夜到了天亮，时针只是移动了几厘米的距离，心情却经历了几多变迁。■

